

中国当代名作家

大系

白边集

严守一主持《有一说一》已经七年了。一张嘴，七年总说一个节目，说累了。这也跟大多数夫妻在一起没什么区别。刚主持节目的时候，像两个人刚认识一样，激动得有些过头，一上台，腿打哆嗦，嘴也哆嗦，说着说着，脑子会突然断电，眼前一片空白。

一腔废话

手机

刘震云

 现代出版社

2247.7
686

中国当代名作家

大系

手机 一腔废话

刘震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震云自选集. 2/刘震云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中国当代名作家自选集大系)

ISBN 7-80188-507-4

I. 刘...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034254号

刘震云自选集

策 划: 何 悦

责任编辑: 张 晶 吴庆庆

美术编辑: 右 手

插图作者: 史 娜 白 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早立印刷厂

开 本: 925×645 1/16

印 张: 31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88-507-4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一腔废话 1

手机 283

出场人物

老马——修鞋的
老杜——卖肉的
老蒋——知本家
孟姜女——哭长城的
老冯——洗浴中心经理
女主持人——电视明星
小石——歌舞厅三陪
小白——卖白菜的
老郭——卖杂碎汤的
白骨精——吃人的
老杨——搓背的
老侯——捡破烂的
.....

陪衬人物若干。包括世界上部分总统、首相和皇室成员。

第一场 五十街西里

【前提：五十街西里：一个白天也在装睡的街区。】

【前提：五十街西里人：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被自己的梦话吓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双手沾满了自己的胆汁。】

五十街西里新民谣：

问：王老三 你在哪里

答：我家住在五十街西里

问：王老三 你为何哭泣

答：让娘补胆娘不理

童声合唱：

我的娘 你可知

麻将声声鸡已啼

停下手中线

停下手中衣

先补儿的胆

再补儿的衣

老三非我真名

我是王老七

.....

第二场 老杜和老马

【前提：老马：一个过分认真和多愁善感的鞋匠，家住五十街西里。】

凌晨四点，鞋匠老马被屠户老杜叫到一座水晶金字塔里。自从有了水晶金字塔，五十街西里说改变就改变了。老马一下感到自己年轻十岁：浑身轻松，尚未娶亲——实际上孩子已经能上街打醋和上电子房打游戏机了，满腹经纶，待遇不公——成了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不单是老马，自从有了水晶金字塔，五十街西里所有人的知识、素养和地位都因此增长了十倍，所有人的职业都进行了调换，所有人都增长了十公分——世界上再没有矮人，不管是思想还是行动。所有人都说起了别人的话。这就是水晶金字塔散发出来的魅力。魔塔之中，屠户老杜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肉钩、割筋尖刀、剔骨髓用的铁钎和吸骨髓用的小钢管不见了，他的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老马有些疑惑：难道他不管猪开始管人了吗？溅满血点的皮围裙不见了，老杜穿着西服，打着红领带，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恍惚之间，成了五十街西里的行动指导者。而且经过化妆，灯光之下，犹如一个蜡人。似乎他们还是亲戚关系，但到底谁是长辈呢？看他对老马说话的姿态和口气，似乎老马是后生和晚来者。最初的一个口吻，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关系。老马接着疑惑：过去他去菜市场买肉，或是老杜到他摊上补鞋，他

们地位还是平等的呀。微胖、微笑、和蔼的老杜，现在居高临下地谈起他对五十街西里多年积累的感情，说起了开洗澡堂子的老冯、卖白菜的小白、搓背的老杨、卖杂碎汤打烧饼的老郭、捡破烂的老侯和在歌舞场当三陪的小石。讲述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鸡叫说到大天亮，老杜情感的洪流还没有完全通过闸门。当老马被洪水淹没就要痛哭失声的时候——我对不起老冯、小白和小石，多夜之前，我去歌舞场补皮椅的时候还白白占过小石的便宜，小石还哭了，现在看来，她就是我的亲妹妹呀——老杜突然风云翻转，将老马随他奔涌而出的情感洪流憋回到老马的嗓子眼——老杜将五十街西里突然放大成全世界，微胖和微笑变成了尖瘦、尖啸和尖厉，将老马的情感漫游一下转为固定——如同把合唱转成独唱，把交响乐转为二胡独奏，把一股奔腾翻转的浓烟倏间吸入一只瓶子——他用手指轻轻敲着肉案——肉案上还有些星星点点的打蔫的肉末呢——问：

“知道世界上最近发生了什么吗？”

老马将思想和情感的引擎马上转成另外一个频道和网站仔细搜索，搜索半天回答：

“新盖了一座水晶金字塔。”

老马摇头：

“这个人人皆知，我们不谈这个——撇开水晶金字塔，世界上还发生了什么？”

老马搔着头思考：

“除了水晶金字塔，别的没有发生什么呀——依然是江山如画，人心似铁。”

老杜：

“不要想大的，要想小的；不要想远的，要想近的；不要想表面的，要想本质的；不要想概括的，要想具体的；不要想形而上的，要想形而下的；不要想别人的，要想身边的。”

老马又想。想了半天又搔着头说：

“具体、身边也没发生什么呀——除了欢欣鼓舞，感激水

晶金字塔。”

老杜：

“这就是我找你谈话的原因。”

接着抄起肉案子上的控制器揪了一下，老马面前的墙壁突然裂开了——花岗岩垒成的墙壁上，本来是长江、黄河、长城和太行山的山水画呀——露出一块银幕，老杜又揪了一下控制器，一部记录片开始放映了。先是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许多人在捍卫人的尊严和江山社稷的战争中一点点倒下，慢镜头中，一匹匹大牲口鲜血喷涌地死去，夕阳和茅草之中，刀枪和旗帜风涌而过，这时水晶金字塔慢慢叠出——当老马又要感情冲动潸然泪下时，老杜又轻轻敲着肉案子说：

“这只是片头。”

“这只是历史。”

接着记录片又往下走。彩色片变成了黑白片。历史变成了现实。一队队老马所熟悉的朋友、邻居、前辈和后来者迎着镜头走了过来。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与日常生活和目前的改变和欢欣鼓舞不同的是，他们都变成了傻子。一样的表情，一样的步伐，一样的装束和发式，面部千篇一律地微笑着。这其中就有开澡堂子的老冯、卖白菜的小白、搓背的老杨、卖杂碎汤打烧饼的老郭和在歌舞场当三陪的小石。接着令老马吃惊的是，队伍中还夹杂着他爹、他娘、他妹妹和他哥。他们见了他也不打招呼。他爹手里还拿着一根猪尾巴。队伍走了三十分种，他又发现一些熟悉的人，一些电视主持人——天天对着他说话、电影明星——那个女人不是谁谁吗、歌星、部分政治家、科学家、气功师——所谓的一批精英，如目前五十街西里已经改变的人们，天天在大众面前自以为是和呼风唤雨的人，现在也在队伍中埋头和有力地走着。他们一个个越过了老马。老马想抱着任何一个人失声痛哭。陌生也化成了亲情。但队伍的行走成了钢铁，任他一个人倒在队伍脚下和尘土里挽救和干号。一片真情又演变成滑稽的杂耍。老马成了一只上蹿下跳被关在公园里的猴子。为什么我还在清醒？为什么你们变傻的



老杜又撤了一下控制器，一部记录片开始放映了。

时候不带着我？但正在这时，银幕又发生了变化，一群傻人突然发了疯，像暴风雨到来之前的蚂蚁一样开始东奔西突，所有人都在急急忙忙地寻找什么。一些人疯狂地在往外掏心，一些人在拿刀子相互厮杀，老马他爹和打烧饼的老郭在愤怒地往下脱衣服，纽扣嘭嘭地被他们撕拽得满地乱滚——最后他们脱了个精光又将衣服抛向天空，他爹还在喊：“我还怕个什么！”还有二十几人拎起塑料桶就往身上倒汽油，接着就用打火机点火，银幕上燃起了浓浓的黑烟。这二十几人中似乎夹杂着歌舞厅小石苗条而乳丰的身影。我的亲亲，你慢一点。这一切是什么用意？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老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泪流满面。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老杜轻轻敲着肉案子在问。

老马马上又清醒过来。他的泪理智地戛然而止。在我没变傻和变疯之前，我不能上老杜给我设下的圈套。就像一位怀孕的女人走到老马面前问老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时，老马本能的回答是：

“这不是我干的！”

谁知这又中了老杜的圈套——目前的屠户像目前的鞋匠一样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职业，在一群傻人和疯子面前，他怎么变得这么机敏和犀利呢？过去杀猪都是钝刀子割肉，现在他本人倒变成了一把牛耳尖刀。他眼中闪着和蔼的光芒问：

“既然不是你干的——那你最近干什么了？”

老马开始回忆最近的历史和人生经历。不但想鞋匠铺，也背着老杜想水晶金字塔。不但想过去的老马，也想已经改变和调换的老马。众人的遭遇他没有想起，倒唤起他个人的些许辛酸。不管是调换还是没调换，不管日子有多长或是多短，它都像千年的历史一样多有遗憾。不改变还好一些，一改变心中倒增添许多烦恼。不改变我的心还在沉默，一改变心里竟开发得滔滔不绝——但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心里滔滔不绝，但就是找不到说话的人、场合、气氛，提起这些话头的契机、缝隙和渠道。过去是一个沉默和忠厚的鞋匠，可以把心里的话留到心

里；现在滔滔不绝又找不到倾诉的机会，我只好不分场合地顺嘴胡说。但越是这样心底越在发霉——与其让心的底部这么长期地烂下去，还不如傻子和疯了。给我一个发泄的渠道和道具。周围的亲人和邻居，你们改变之后倒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不是不为，而是无所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都化成心迹漫漶。种一粒种子，可收四五十粒之多，表达一种心迹，四五十天却找不到出路。逆风执烛，伤的总是自己。正因为寒冷，我才要求所有的人都站在我的周围。正因为疏远，我才要求紧密。正因为改变，我才对不改变有了痴心的向往和留恋——老马开始有些自怜。接着想起神灵已离他而去，他的眼中不禁又涌出了泪。但这时他看到老杜脸上又涌出得意的笑容，知道已经又中了老杜的圈套，马上又抑制住个人的悲愤和辛酸，搔着自己的头脱离老杜的轨道说：

“最近也没干什么呀——除了适应改变和调换。”

老杜脸上有些不满，指着银幕上已经固定的画面——画面就固定在升起的几十股黑烟上——问：

“那他们是怎么回事？”

老马：

“你是问他们傻还是他们疯呢？”

老杜：

“那就先说傻吧。”

老马搔着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是不是改变之前因为吃化肥太多，改变之后一下就变憨了呢？——第三世界的粮食、蔬菜和水果都上化肥，一根白萝卜，能长得跟檩条一样长——这得有一个适应过程。”

老杜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老马：

“要不就是改变之前患有脑软化、脑萎缩或动脉硬化——接着一个突变，乐极生悲，导致失语和痴呆。”

老杜又摇摇头。

老马：

“既然跟改变之前没有关系，那就是改变之后都年轻多情，开始集体失恋？”

接着老马自己也开始怀疑：

“可看改变之后人们的表现和夜生活，没有一个人这么固执呀……别说改变之后，就是改变之前，五十街西里也从来没出过梁山伯和祝英台！”

老杜目光如炬地看着老马。老马有些慌乱：

“既然前几项都不是，那就肯定是他们有病！”

老杜：

“有病肯定是有病，但病在哪里却是关键——看来傻你是说不出来了，那就接着说疯吧。”

老马又搔头：

“因为信仰？”

老杜摇摇头。

老马：

“因为教派冲突？”

老杜不以为然：

“五十街西里有教派吗——不管是改变之前或是改变之后？”

老马：

“因为练气功？”

老杜：

“不要故弄玄虚，也不要利用什么。”

老马：

“要不就是染上了口蹄疫和疯牛病——牛疯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老杜摇摇头。

老马：

“要不就是全喝高了——五十街西里的人爱喝酒，在耍酒疯——这跟改变没有关系。”

老杜：

“但这次恰恰不是。”

老马突然眼前一亮：

“既然是凌晨四点，改变之后大家也都开始潇洒和放得开了，那就一定是在酒吧‘嗨’了——‘嗨’了的人，都是这么疯狂和爱冲动！”

老杜：

“你听到摇滚乐了吗？”

老马摇摇头。这时他才意识到整个影片是无声的。内容完全覆盖和忽略了形式。没有冲天而起的音乐，也就无从“嗨”起了。老马：

“那因为什么呢？”

老杜不满地：

“我问你呢！”

老杜把老马逼到了死角。这时老马不禁愤怒起来。世界的混乱和发疯，并不一定非找出原因。没来由的事情多着呢。改变之后乐都来不及，谁还管世界的疯和傻呢？既然原因找不到，责任也就无从谈起。鞋匠的忠厚之下，也暗藏着浑不凛呢。老马：

“不管世界疯和傻，反正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就像这跟改变和水晶金字塔没有关系一样！——既然跟我没关系，原因就不该我找，谁爱傻就傻，爱疯就疯，爱谁谁，反正我是清醒的。世人皆醉我独醒，不也挺好吗？”

这时老杜哈哈笑了。他的陷阱原来在这里设着。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又还原成轻松和和蔼：

“你还说这一切跟你没关系，那你接着就看下一段吧——主角就要出场了。”

原来刚才放的一切还只是片头。老杜又摁了一下控制器，放映机又转动了。这时银幕上出现了改变之后的五十街西里。黑白变成了彩色。但银幕上出现的一切，和老马见到的五十街西里怎么就完全不同呢？就算改变之后，我们有这么繁华似锦

吗？我们有这么五彩缤纷吗？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巨大的广告牌沿街林立。男人有这么雄壮和潇洒吗？女人有这么苗条和温雅吗？难道在改变之后，每个人又改变了一次？十公分之上又增长了十公分？——这次怎么把我给落下了？怎么大家走的全都是模特的步子呀？是高尚社区吗？一帮高高的老大妈，又把自己化妆成小丑在扭秧歌。儿童呢？怎么就没有儿童呢？还有许多人爬着高梯子或坐着从一百多层的楼顶上垂下来的吊篮在刷房子。所有街道的颜色都改变了。所有的景观都焕然一新。但转眼之间，彩色又变成了黑白，所有的大楼都被烧焦了，所有的人又开始东奔西突。等一切安静下来，五十街西里竟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精神病院。栏杆，铁条，拔地而起的高大的围墙。但围墙之中的精神病人并不忧郁，一个个举着小旗在兴高采烈地欢迎着什么。这时老马突然从银幕上发现了自己。他穿着一件宋朝太尉的官服，被一群人簇拥着来到了精神病人面前。是视察吗？是参观吗？到了精神病人节吗？老马似乎记起多夜之前曾发生过这历史的一幕。自己还曾大权在握吗？自己还曾统帅三军吗？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是照着历史的轨迹在腐败堕落？但高高在上的位置，已经使银幕之上和银幕之下的老马忘乎所以，只见他金光闪闪，举起自己的右手在喊：

“朋友们好！”

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兴高采烈和训练有素地回应——万千条喉咙的喊声撼动山岳：

“太尉好！”

老马：

“朋友们辛苦了！”

精神病人：

“为太尉服务！”

老马环顾四周，对陪同视察的精神病院院长老苗说：

“可以嘛。不疯嘛。——是谁在疯？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

穿着白大褂的老苗诺诺点头。这时老马又有些不放心：

“不是有意组织和安排的吧？我到别的地方视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老苗：

“别的地方都不疯，所以有意安排，这里疯了，一切都是自然和由衷发生的。”

老马：

“既然如此，咱们再到重病区和重灾区看一下。”

这时看出银幕上的老苗有些惊慌：

“太尉大体和概括地看一看就行了——和一群病人，没必要计较得那么深入。”

老马有些忘乎所以和过分认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入重灾区，怎么能听到大家肺腑的心声呢？”

接着欢迎人群不见了，旋转舞台转出甩手无边的阴森的监牢。一群重病人披头散发被关在一间间小号里。老马率着队伍从这些小号前经过。老马又举起右手：

“朋友们好！”

谁知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有的重病人都扒着栏杆在愣愣地或笑嘻嘻地看着老马。没有回应，没有交流，他们对双方的到来都有些吃惊和不解。老马还有些不甘心，又扬起手臂喊：

“朋友们辛苦了。”

这时一个类似摇滚歌手的病人扒着窗子说：

“傻×，你是新来的吧？”

银幕一下又定格到这里。老杜指着银幕说：

“你还说一切跟你没关系，铁证如山的记录片还不说明问题？心动如水，民动如烟，看你对着自己和自己统帅的一群疯子还能说什么！”

老马有些委屈：

“可我明明是清醒的呀。要疯是他们疯，反正我是不疯。要疯是另有原因，反正跟我的统帅和改变没有关系——谁愿意

统帅一帮疯子呢!”

谁知这又上了老杜的当，老杜得意地点着老马说：

“可世界上的统帅，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民众改变和发疯。连帮主和气功师，都希望自己的门徒和弟子成为傻子和疯子呢——不然怎么以售其奸呢？你就不要金蝉脱壳和推卸自己的责任了——听说过漆宝之忧吗？”

这时老马就像刚才的重病区的疯子一样入了老杜的圈套和牢笼——明明知道上了当，可还无法逃脱，只有按照对方规定的铁轨和道路滑行——老马愣愣地问：

“漆宝是谁？家住五十街西里吗？”

老杜鄙夷地点着老马说：

“看你聪明伶俐，原来不学无术。看来不管是改变或不改变，你都是一个鞋匠。我一个杀猪匠都懂历史，而你连漆宝都不知道，怎么能不发傻和发疯呢？漆宝不是五十街西里你二姨，而是春秋鲁国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过时未嫁人家并不担心，每天依着一棵枣树仰天叹息。老马问：‘二姨，你每天在这里叹息什么？是想念自己的心上人或是在世上找不到心上人吗？’而你二姨又对你一声叹息：‘志不同道也不同，二姨整天不是担心自己的夜生活如何度过，而是担心这个世界和民族的白天，鲁君老，太子幼，一旦鲁国有难，君臣父子都将受辱和发疯呢！’看看人家漆宝，看到台上老的老小的小，没干系还主动担当责任，而你有责任还极力推脱。谁不承认自己发疯呢？只有疯子本人——就像酒鬼从来不承认自己喝多一样！”

这时老马就觉得自己确实有些疯又有些傻。没傻没疯也让你逼疯。这时老马才看出屠户老杜的本相。多夜之后老杜又说，这些经验也是改变之前从生活、五十街西里和屠宰场学来的，杀猪之前不让猪变疯，对于猪的临终也许更痛苦和更不人道呢。这时老马又有些自怜，从凌晨四点折磨到日上三竿，就是为了让老马在水晶金字塔里变成个傻子和疯子吗？对于众人的疯傻和改变，自己有没有责任呢？自己应不应该驮起已经变傻和变疯的故土和五十街西里呢？与其一人清醒，还不如变傻